

长篇社会史诗小说 ★ 时代之书

唉， 我的沧桑50年

平凡的命运充满癫狂诡异 真实的人生犹如魔幻现实 **1959至今**

从三年自然灾害、文革、下乡、下岗、下海，
一路走来的悲喜人生。

八爪夜叉 / 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

长篇社会史诗小说 ★ 时代之书

唉， 我的沧桑50年

平凡的命运充满癫狂诡异 真实的人生犹如魔幻现实 **1959至今**

从三年自然灾害、文革、下乡、下岗、下海，
一路走来的悲喜人生。

八爪夜叉 / 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唉,我的沧桑 50 年 (1959 至今) / 八爪夜叉 著. —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10.6

ISBN 978-7-229-02391-1

I. ①唉… II. ①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98260 号

唉, 我的沧桑 50 年 (1959 至今)

AI, WODE CANGSANG50NIAN (1959ZHIJIN)

八爪夜叉 著

出 版 人 : 罗小卫

策 划 : 华章同人

责任编辑 : 陈建军

特约编辑 : 黄卫平 张晓洲

封面设计 : 张 羞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三河金元印刷厂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 : 010-85869375/76/77 转 810

E-MAIL : tougao@alpha-book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: 680mm × 990mm 1/16 印张 19 字数 · 310 千

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: 29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 (1959-2009)

- 一、 1959, 生于大饥荒 / 001
- 二、 1966, 斗资批修 / 008
- 三、 1967, 革命小将 / 017
- 四、 1968, 上山下乡 / 030
- 五、 1974, 战天斗地 / 044
- 六、 1975, 扎根边疆 / 055
- 七、 1975, 知青闹事 / 083
- 八、 1976, 粉碎“四人帮” / 097
- 九、 1977, 恢复高考 / 115
- 十、 1978, 知青回城 / 131
- 十一、 1979, 高考落榜 / 139
- 十二、 1980, 招工顶职 / 153
- 十三、 1983, 赶上严打 / 181
- 十四、 1985, 劳改犯众生像 / 198
- 十五、 1988, 改造结束 / 220

一、1959，生于大饥荒

我出生于1959年，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，我上面已经有仨姐俩哥了，我妈说当时饿得实在不行了，本来不打算要我的，我爹说好歹是块肉，不行就生下来煮煮吃了，也算救大人一命。后来就给生下来了，还不足月，只有三斤多一点，估计也是活不了，我爹就直接烧水准备煮汤了，下锅前我哭了一嗓子，把我爹还吓一跳，说，咦？他娘的还是活的？先留着吧，啥时候不行了再煮汤吧。后来我妈说我小时候相当懂事，不哭也不闹，好像知道要是不老实必被煮汤一样。

先说说我爹吧，他在一家纺织厂当工人，五大三粗一个大老爷们成天跟一帮老娘们纺纱布，不是穿的纱布，是那种给机器做内衬的纱布。我爹成天跟那帮老娘们纺布，就纺得有点娘娘腔似的，他还往回偷纱布，就下班前脱光光，把纱布一圈一圈往自己身上缠，缠得跟个纺锤似的，再把衣服穿上下班，有时候腿上也缠，缠得两腿都不能打弯了，就得跟僵尸似的蹦出去，那时候保卫处也没人管，都瞪俩大眼找吃的呢，谁管你是走出去的还是蹦出去的。不光是我爹，他们厂的老娘们也缠，有时候还互相缠，我爹也跟人家互相缠过，您想想，一个老爷们和一个老娘们脱光光互相缠纱布，那能不缠出事来？当然这个是后话了。

别看我爹娘娘腔，揍孩子那是相当的有劲。有一次我们一众赵家子弟在我们住的大院子里一溜排开，我爹使一条皮带从头到尾抽了六个来回，抽得院子里鬼哭狼嚎，鸡飞狗跳，街坊们纷纷出门观赏，有些个过分的还搬个小凳坐着看，边看还边说：“这赵姨妈，还挺狠，这下抽得

准！”这里再交代一下，我爹大号赵成国，外号赵姨妈。后来我学会上网，看人家论坛里什么沙发板凳的就来气，你看就看呗，你还搬个沙发板凳的坐着看，过分不过分啊？

再说说我妈，我妈是农村人，老实巴交，这辈子做过最坚决的事就是不顾我姥爷的反对嫁给了赵娘娘腔。其实当时一个农村妇女能嫁给城里的工人阶级还是挺让人羡慕的，但是关键是我爹娘娘腔得太厉害了，第一次跟我姥爷说话的时候竟然掐了个兰花指，声音嗲声嗲气，老头一看差点没背过去。后来我姥爷一看见他就无名火大，对于一个闯过关东的好汉来说，一个掐兰花指的女婿那实在是太有辱门风了。可是我妈就偏偏跟他对了眼了，听说我姥爷不让嫁，就开始在家抹脖子吊，寻死觅活，平时挺文静的姑娘天天跟李小龙一样地嚎，最后搞得我姥爷连我妈也不要了，说都他妈的滚蛋，还郑重地劝告了我爹：“敢回来鸡巴掐掉。”

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，听说我家里揭不开锅，我爹要把我煮汤，我姥爷进城来过一次，要把我们娘几个接回去住，也算认了他这个女婿了，可我妈硬是不回去，说什么生是赵家人死是赵家鬼的，把我姥爷又弄背过去一次，愤愤回村，说我妈中了邪了，还发誓要把我爹掐鸡取卵。按说当时农村比城里好混些，因为人家自己种粮食，再怎么着也能从地里刨点食吃，不像城里人，就那几斤粮票，吃完了就全家大眼瞪小眼吧。后来我分析我娘宁死不回的原因，大概多少听说了我爹在厂里缠纱布的事了，打算看紧一点，不能让给我爹缠纱布的老娘们缠到家里来，这一点后来我娘也没否认。

鉴于我爹总往家缠纱布，所以我们家一点也不缺布，家里从男到女，从老到幼，从里到外，全是白布衣服。我家几个孩子每天银装素裹地去上学，搞得老师以为我们家天天死人呢。我们也不好说布料是我爹从厂里缠回来的，就只好轮番撒谎，今天死个姨，明天死个叔地乱说。

那时候家里死人不是新鲜事，老师们也不多想，就是觉得我们家风俗挺奇怪的，怎么死什么人都是全家重孝？

其实这种内衬布非常不适合做衣服，因为纤维很粗，做出来的衣服就跟砂纸似的，磨得浑身疼，女的还好些，男的可就惨了，一走路磨得一棍两蛋生疼，到夏天一出汗，那衣服硬得跟板子似的，弄得我们几个跟旧社会死了人做丧事扎的那些纸人纸马一样，全硬邦邦的。我们院的邻居都心知肚明，因为也有不少纺织厂上班的，都往家里缠过布，不过人家做的衣服都是穿里面的，只有我爹明目张胆地给我们穿外面，也不知道他抽什么风，娘娘腔还这么牛逼。

我在家六岁前没说过话，既不叫爹也不叫妈，更别提哥哥姐姐了，而且谁叫我也不理，但是只要我妈喊吃饭了，我立即出现在桌子边上，就好像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一样。家里有这么个幽灵似的孩子也挺闹心的，我妈有一次跟我爹说：“孩儿他姨妈啊，咱家六子不是有病吧，怎么跟个鬼似的，是不你爹借尸还魂啊？”我爹相当不以为然，说：“放屁，你爹才借尸还魂呢，家里这些孩子天天嚷嚷你还嫌不够闹是不是？不说话好呢，祸从口出懂不懂？六子，去给爹拿皮带去，三儿今天在学校给他们李老师起个日本名字叫李花裤衩子，我得抽他一顿。”

别以为我不说话就是傻子，我其实每天都在思考，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，我主要考虑的是我妈把我姥爷寄来的油茶面藏哪了，我爹说有一截猪肠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到，我二姐有一块水果糖，都吃了一个礼拜了还没吃完，还剩下多少呢？诸如此类的问题每天都在困扰着我，你想我还哪有时间说话，我忙着呢！

介绍一下我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吧，那时候中国人的名字都很有时代特征，基本上知道名字就能猜到大致的出生年代，我大姐叫赵解放，我二姐叫赵援朝，我三哥叫赵卫国，我四姐叫赵争鸣，我五哥叫赵跃进，我七妹叫赵四清，我八弟叫赵红兵，我呢？唉，说出来都不好意

思，我叫赵超美。怎么样？基本猜得出出生年代吧？在1950到1966年的16年中，我爹和我妈响应“人多力量大”的号召，一溜烟地生了我们八个孩子。赵姨妈虽然娘娘腔，但是在响应号召方面毫不含糊，尤其是这种号召，不费米不费面，吃饭多加双筷子而已，何乐不为？包括后来的许多号召，赵姨妈都热烈地响应了。

据说当时给我起名的时候我妈有一定顾虑，说一个小子叫赵超美，听着怪别扭的，但是我爹相当果断地说，不管男孩女孩，都要在伟大的大跃进运动中赶英超美，所以这个孩子必须叫赵超美，没什么可说的！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听到我的名字，并不会觉得很奇怪，但是后来许多不太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听到我的名字，再看到我的人，就明显有上当受骗的感觉，说就你这样长得跟铁锹似的，还超美呢，你连一般美也没够上啊。每到这时，我就会陷入深深的沮丧中，并因此埋怨我的父母，你说你们要给我起这个名，你们就干脆把我生得帅一点，你们要生不出帅哥，就别起这个名，就算叫赵小六也比这强点啊！

这些兄弟姐妹中，我跟我四姐赵争鸣很好，虽说她叫赵争鸣，可跟我一样也不爱说话，一天到晚闷声不响，丝毫没有要争鸣的意思，因此我们俩基本是一路。有时候我们俩对坐着一整天一句话也不说，街坊看见了就问我妈：“你这俩孩子修道坐禅呢？怎么我在这儿看半天，俩人一声都没吭过？”我妈立即反击道：“我说您怎么这么闲得慌啊？您没事搬个小凳坐树下边看蚂蚁去，看我们家孩子干啥？我们家孩子不爱说话行不行？真是的，打孩子你们看，不打孩子你们也看，有病是吧？”说得街坊赧然而退，从此只看不说话。我妈就是这样，总是和和气气，但是谁要是说她的孩子，那就不客气！

当然，我和我四姐赵争鸣关系好，不光是因为我俩都不爱说话，而是因为我俩还有其他的共同爱好，那就是——偷东西，主要是吃的，前面我说过，我姥爷会从农村寄些油茶面来，这可是好东西，那时候虽然已经过了三年自然灾害，但是各家的吃食仍旧很紧张，所以这油茶面可不是谁家都有的，我妈把油茶面当金砂一样藏起来，连我爹都没见过油

茶面被冲成油茶之前是什么样子。还有就是我二姐赵援朝有个很要好的小姐妹叫叶晓云，叶晓云的爹是市粮食局的干部，家里挺宽裕，出于阶级姐妹的无私感情，叶晓云偶尔会给我二姐一颗水果糖，这玩意无论是在我二姐赵援朝的眼里，还是在我和我四姐赵争鸣的眼里，那都跟钻石一个样，她一颗糖吃多久，我和我四姐就惦记多久。所以我和我四姐每天静坐的主要任务就是观察和思考，观察就是看我妈把油茶面藏哪，我二姐又把水果糖藏哪，思考怎样无声无息地把这些东西偷出来消灭，我和我四姐都觉得把吃的东西藏起来是极其不道德的，吃的东西就是吃的嘛，藏起来还怎么吃？而且你藏的时间越久，东西就越不新鲜，这不是极大的浪费吗？为了纠正我妈和我二姐的错误认识，同时也为了避免食物被无端浪费，我和我四姐怀着庄严的使命感和我妈我二姐进行着无声的战斗，她们藏我们偷，她们打我们挨，双方乐此不疲。

我妈藏油茶面的地方可谓五花八门，衣柜里、房梁上，有一次还藏在了茅坑里，那次我们没有得手，因为很快我妈就把藏在茅坑里的油茶面给我爹喝了，我爹边喝还边吧嗒着嘴说：“翠兰啊，今天这油茶面怎么一股子尿骚味儿啊？”我妈笑眯眯地看着他说：“是吗？喔，你也知道我爹家厨房和茅坑离得近嘛。”我和我四姐听见差点没吐出来。

一般做我们这项工作的，都是几个人配合着来的，我和我四姐也不例外，但是因为我是男孩，基本上作案是我来，把风是我四姐来。我妈把油茶面藏房梁上那次，确实让我们费了不少劲，还出了事故。具体经过是这样的，作案的头一天晚上，我四姐就注意到了我妈有些坐卧不安心神不定，通常出现这种状况不是我爹发工资了就是我姥爷寄油茶面来了，由于工资这个东西跟月经差不多，不到那个日子是不会来的，所以我四姐可以断定是油茶面来了，于是目光不离其左右，终于在深夜发现我妈抬桌子搬椅子地把一包东西藏在了房梁上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四姐就鬼一样地飘到我床前，一边推一边说：“小六，起来吧，油茶面来了。”我正做梦找厕所，一听见“油茶面”三个字，被电了一样就从床

上蹦了起来，在我四姐惊愕的注视下，飞一样地冲进厕所，瞬间又冲了回来，对愣在我床前的四姐说：“四姐，谢谢你啊。”我四姐茫然地看着我不明所以，她是不知道，做过这种梦的兄弟们都知道，这厕所要是再找下去，非得尿床不可。

起了床之后，我和我四姐又开始静坐，不吭声，极力掩盖行动之前的惶恐不安，努力营造跟其他的日子没啥区别的气氛，我妈并没有看出什么端倪，收拾了一下屋子就出去买菜。好！本少爷就是要等你出去买菜！我心想。我妈前脚出门，我和我四姐后脚就开始搬桌子，由于个子太小，桌子上面又加椅子，椅子上面又加凳子，我颤颤巍巍地站上去，可还是差那么一小截，我站这么高已经吓得两腿抖筛了，颇有就此退兵的意思，我四姐大概看出来了，慢悠悠地在下面说：“小六，油茶面。”我登时一激灵，油茶面啊，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苦？为了油茶面，摔成肉饼子我也认了。遂一横心纵身一跳，一把抱住了房梁，只听下面稀里哗啦桌子椅子倒成一片，幸亏我四姐闪得快，要不先以身殉油茶面了。我连蹬带踹爬上了房梁，一点一点往油茶面的方向蹭，蹭了有十分钟终于蹭到了，一整包油茶面被我拿在手里，那感觉，用现在的话说那就是，世界尽在我手中了。可开心了屁大点工夫，接下来的问题就出现了，我怎么下去？椅子凳子全倒了，凭我四姐一个人的力量，根本不可能再擦上去。我趴在房梁上，手里拿着油茶面，看着下面的赵争鸣说：“四姐，我咋下去啊？”我四姐搬了个小板凳坐在下面思考良久，抬起头胸有成竹地跟我说：“小六，我也不知道。”

这句话惊得我差点没从房梁上直接掉下去，完了，我妈回来还不得要了我小命，就算我妈不下狠手，小命暂时能保住，后面还有我爹呢，一想到我爹说“小六，拿皮带去”，我脑袋就一阵发晕。这时候我四姐在下面又说话了：“小六，要不你先把油茶面扔下来？”我脑袋又一阵发晕，心想好你个赵争鸣，为了油茶面你连你弟弟的命都不要了。还姐姐呢，普通的阶级感情都没有。我努力平静地对赵争鸣说：“四姐，我下来油茶面就下来，我下不来油茶面也下不来，你看着办吧。”

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我和我四姐就这么一上一下大眼瞪小眼地互相看着，我俩都深深感到了末日来临前的恐惧，这顿胖揍肯定是躲不过了。正琢磨着，我妈拎着菜篮子就进来了，一看屋里这架势，立马就明白了，看着房梁上的我笑咪咪地问：“小六啊，你在房梁上干啥呢？”我看着我妈平静地说：“妈，救命。”我四姐跟着说：“妈，房梁上有老鼠要偷油茶面，小六上去打老鼠的。”我妈又笑咪咪地看着我四姐说：“小四，你怎么知道房梁上的老鼠是去偷油茶面的呢？”我四姐立马怔住。

我妈把我营救下来之后，并没有按照惯例抽我两个嘴巴，她先叫我四姐把我五哥赵跃进从大街上叫回来，吩咐我们三个说，照顾好弟弟妹妹，等哥哥姐姐和你们的爹回来再说，然后就去做饭了。我和四姐面面相觑，心想不好了，全家总动员了，这下事情可闹大了，如果我妈抽我两巴掌，那表示这件事已经处理过了，可以不必让我爹知道，但是我妈现在不处理我们，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，估计在院子里一字排开的惨剧又要发生了。我和四姐的担心绝非多余，因为在我们家，采用的是失传很久的株连政策，也就是说一个孩子犯错，全家孩子受罚。这是我爹为了加强管理特地参考了商鞅变法设计出来的，说是为了便于互相监督。可想而知，这种政策是多么的害人，因为被我爹抽过之后，我那些无辜受到株连的哥哥姐姐们还得轮流收拾我们一顿，弄不好接下来一个礼拜我天天都得挨揍了。

我爹回家后，他们两口子在屋里商量了许久，我的哥哥姐姐们也都不明所以，但是明显感觉到气氛不对了，这时我的恐惧已经达到了顶点，几乎要崩溃了，我四姐也好不了多少，后来我听到句名言，大意是说世上最可怕的不是死，而是清醒地等死。我深以为然，我当时的心情就跟等死差不多了。我爹妈出来之后，把我们叫到一起，我爹突然不娘娘腔了，用很沉的语气说：“孩子们，出事了。”

不错，出事了，1966年，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

二、1966，斗资批修

按说就我们家这状况，也够不上阶级斗争的对象，我爹一个破纺纱工，还娘娘腔，我妈一个农村妇女，阶级斗争这四个字还认不全呢，怎么斗争也斗争不到我们家啊。唯一的问题是我爹家里成分比较高，我爷爷解放前在苏州有几亩地，土改定成分的时候给定了个富农，按照当时的标准，地富反坏右属于“黑五类”，所以我爹就很有可能被当做混入工人阶级队伍的内奸给揪出来斗了。为此他整天忧心忡忡，连平时老翘着的兰花指都耷拉下来了，可见事情的严重性。

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爹关于成分的考虑有些多虑了，当时阶级斗争的主要任务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，一个小纺纱工的成分根本没什么人在乎，纺纱厂的造反派并没有把他怎么样，只是嘱咐他要老老实实，不要乱说乱动。而出了问题的事，各位猜得着吗？不错，就是缠布这件事。

当时我妈刚生完我八弟没多久，因为生的时候我八弟四蹄伸直死活不肯出来，导致我妈难产，后来大夫连拉带拽总算给弄出来了，我妈却受伤了，大夫说一年不得同房。我爹因为不能响应毛主席号召了，就急得上蹿下跳的，终于做了个愚蠢的决定——他跟他们厂的一个小媳妇一块响应号召了。

说老实话，我爹当时也不是成心要响应号召的，因为当时他还在为自己的成分忧心忡忡，碰巧他们厂里有个小媳妇也在为成分的事忧心忡忡，两个忧心忡忡的人下班的时候一起缠布，缠着缠着就缠到一起

了，俩人突然发现缠的是同一块布，于是就开始四目相对，丝毫没有要分开的意思，对着对着小媳妇说话了：“我说赵姨妈啊，你咋缠我的布呢？”我爹说：“小丽啊，我也不知道你也缠这块布呢，那咋办呢？”小媳妇说：“咱俩都缠到一块了，总得有个人再转回去吧？唉？赵姨妈，你拿啥玩意顶我啊？”我爹一看小媳妇的脸已经红扑扑了，就开始死皮赖脸，一边使劲顶一边说：“啥玩意你不知道是咋的？别的玩意顶你也顶不出这效果啊。”小媳妇脸更红了，说：“流氓，你顶的也不是地方啊。”我爹立马眉开眼笑，把成分的事早丢九霄云外去了，说：“那你说顶哪？你说顶哪我顶哪。”说罢就开始用手捅小媳妇的奶子，小媳妇就开始哼哼，俩人连踢带挣把布扯了个一干二净，就地放倒开始响应号召了。

正搞得昏天黑地呢，门口恰巧有人路过，这人名叫谢向东，是刚成立的纺纱厂造反派的头头，听见里面咿咿呀呀地叫，顿时心生警惕，扒在门缝那就往里看，这一看不要紧，把谢头领看了个血冲入脑，这谢向东年纪尚轻，还没做过这档子事，心想那我就观摩一下吧，就扒在门缝那看开了。里面我爹仗着经验丰富，又背插又六九地换着花样来，把小媳妇搞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，外面谢向东看得血分两路，直冲上下，把下面也插到门缝里上下左右地蹭。

过了将近二十分钟，屋里俩人准备冲刺了，外面谢向东看看也差不多了，正准备撤退，打算把门关严实，结果忘了下面小鸡鸡还在门缝里呢，这一关不要紧，把谢向东夹得嗷的一声惨叫，屋里俩人顿时魂飞天外，大叫：“谁？”外面谢向东一听不好，心想我堂堂造反派司令在这偷看人家干事儿，这要是传出去那还了得？遂一不做二不休，一脚把门踹开，冲进去大叫道：“好啊！你们两个搞破鞋！”

当时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，当天造反派就把我爸和小媳妇扣留了，还派了个小干事到我家来通知我妈去厂里一下。我妈还不知道咋回事呢，寻思是不厂里发东西了，成国一个人拿不回来让我去帮忙

呢。到了厂里一看，赵姨妈和小媳妇俩人衣衫不整，正在那儿交代事情经过呢。谢向东把情况跟我妈大概一讲，省略了自己小鸡鸡被夹到那一段。我妈当时就气疯了，扑上去就给正交代问题的赵成国左右开弓来了俩嘴巴，大骂道：“好你个臭不要脸的赵成国，我就知道你管不住你那根死鸡巴！”

我爹脸上一阵青一阵黄，说：“翠、翠兰，我鸡巴没死啊。”当时在场所有的人都一愣，心想这位被打傻了吧，怎么来了这么一句。我妈怔了半秒钟，又朝一边的小媳妇冲了过去大骂：“臭不要脸的小婊子！”小媳妇委屈得不行，哭哭啼啼地说：“赵、赵姨妈抢我的布。”要不说还是人家谢向东觉悟高，立即就警觉起来，让俩干事把我妈拉开，问小媳妇：“什么抢你的布？厂里哪有你的布？”小媳妇脑子也是不好使，直接说：“我们俩往家里缠布，赵姨妈和我抢一块布。”

“好啊，原来不光是搞破鞋啊，还盗窃国家财产来着，那什么，刘干事，给他俩拷上，通知公安局。”

这时候连我妈也傻眼了，搞破鞋是生活作风问题，最多以后过日子有点抬不起头，盗窃国家财产可是犯罪了，这回麻烦大了。我妈赶紧求谢向东，说我们家老赵手脚干净得很，绝对不会干损公肥私的事。谢向东因为被夹了小鸡鸡怀恨在心，着实想整整这俩倒霉蛋，于是坚持原则，死不松口。

正嚷嚷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小媳妇的丈夫接到通知也来了，这小子更绝，不但自己来了，还带了俩弟弟准备一块往家搬东西，进屋一看原来不是厂里发东西，是自己媳妇搞破鞋，脸上顿时五彩斑斓，上去就要抽他媳妇，他两个弟弟急忙拉住，他在那儿死命往外挣，一定要抽他媳妇。

我爹这边挨到我妈身边解释：“翠、翠兰，不、不是我的错，我看上那块布，她……她也非要缠那块布，我都缠身上了，她还要缠，那挺好的一块布，我、我不想给她，她、她也不想给我，我俩就在那蹭，蹭

着蹭着就出事了，我保证，真不是我的错，我就是不想给她那块布。”我妈不听则已，一听更加怒不可遏，大叫道：“放屁，你俩不会从中间撕开一人一半啊！”

这时候小屋里总共十来个人，有的要打有的要骂，有的要劝有的要拷，乱得一塌糊涂。谢向东就有点挺不住了，跳上桌子大喊一声：“全他妈给我停！”众人立即没了声，谢向东又骂：“你们以为这儿是菜场呢？这里是堂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指挥部！都给我住嘴，谁敢再吭声全拷起来！”

见众人都老实下来了，谢向东才从桌子上跳下来说：“你们两家的家属先回去，这俩人我们要扣留，要让他们在无产阶级的铁拳下继续交代问题，你们家属都回家老实等通知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毛主席他老人家说，宜将剩勇追穷寇，三军过后尽开颜。”众人面面相觑，不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什么时候把这两句话凑一块的，更不明白这两句跟眼前这两人有啥关系。正在不知所措，谢向东又大喊一声：“滚蛋！”于是连我爹带小媳妇，众人鱼贯而出，刚走到门口，谢向东后面又叫：“赵成国、于小丽，你俩干啥去？”

我妈溜着墙根往家里走，一路走一路哭，到家的时候两只眼睛跟灯泡似的又红又肿。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正在家等分回来的东西吃，一看我妈这架势，就知道出事了，全都不敢吭气了，只有我五哥赵跃进傻乎乎地冲过去问：“妈，吃的呢？”我妈暗提真气，一掌拍在赵跃进的后脑勺上，当即把赵跃进给拍趴下了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全家人都小心翼翼，尽量跟我妈保持距离，更不敢乱说乱动，这时候招惹我妈纯属找死，赵跃进的例子就在那儿放着呢，被我妈拍翻在地，脑门上磕了一个亮闪闪的大包，成天在那儿龇牙咧嘴地哼哼，警示着所有的人。我妈更是心神不定坐立不安，想去厂里看看我爹。谢向东明确指示了，在家等通知，再说赵姨妈干了这种丢人事，杀了他的心都有，还看呢。

这时候的中国已经掀起了一阵狂暴的红色风暴，全国各地开始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批斗。聂元梓、蒯大富，一个个闪着金光的名字成了红小将们新的偶像，革命小将们左手红宝书，右手武装带，开始向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开火，各个地方开始夺权，把党政一把手纷纷撂倒，批斗大会一个接一个，很快由文斗进化为武斗。“坐飞机，阴阳头，开水洗澡，扫堂腿”等等，我相信这些名词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。从报纸和广播中传来的一个又一个消息，使我妈越发忧心忡忡，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很快厂里来了通知，第二天上午9点召开全厂批斗大会，被批斗者家属不论男女老幼，一律参加不得缺席，要在大会上当场与这些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。第二天我妈领着我们全家，包括还在襁褓中的八弟，准时来到批斗现场，远远地就看见我爹和小媳妇跪在一众反革命分子的下首，我爹被剃了个阴阳头，阳的那边还给刷了一道绿漆，小媳妇头发直接被剃光了。更奇怪的是人家胸前都挂一块牌子，我爹和小媳妇一人挂了两块，一块上写“盗窃”，另一块上写“破鞋”，看的人都在那念叨：“盗窃破鞋？”再看台上其他的反革命分子，全是纺织厂的主要领导，厂长、副厂长、书记、副书记一个不少，就我爹和小媳妇是普通纺纱工，看我爹脸上那意思，能跟这么多领导一块挨批斗，还挺有面子的。台上一共十个人，每人后面站两个红卫兵小将，一人拎着一只胳膊像拎小鸡似的，那个书记是个胖子，跪在那儿弯不下来腰，豆大的汗珠子滴在台上。

9点整，一段主席语录后，造反派头头谢向东全副戎装站到主席台上宣布：“纺织厂无产阶级革命批斗大会现在开始，来人，带纺织厂最大走资派梁生智！”两个革命小将一左一右把胖子梁书记拖到一众反革命分子的前面，按住脑袋令其低头认罪，可是梁书记实在太胖了，这个罪怎么也认不下去。谢向东怒道：“好你个反革命，骨头还挺硬，在革命群众面前竟然敢不低头认罪，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：扫帚不到，灰尘不

会自己跑掉，给我打！”

一个小将绕到梁书记前面，照准肚子就是一脚，梁书记闷哼一声，终于弯下了腰，后面又上来若干小将，几个人对着梁书记的脖子一阵狠踹，把梁书记踹得直接趴在了主席台上。“好，停一下。”谢向东在旁边悠然道，“梁生智，你要老实交代，你是怎么策划小团伙阴谋反党反毛主席的？”梁书记趴在台上，忍着剧痛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我十六岁参加革命，爬雪山、过草地、反围剿、打日本、打老蒋，我是共产党员，我从来没有反党反毛主席。”

“哎哟，我都不知道你混入革命队伍这么长时间了。”谢向东狞笑着，说，“好，看来你是打算死不悔改了？今天不给你尝尝无产阶级的铁拳，你也不知道革命小将的厉害，给他坐飞机！”几个小将上来把梁书记手脚反绑在背后，就准备吊起来。

这时候梁书记的老婆突然疯了一样地分开众人冲上台去，一把抱住梁书记，边哭边骂：“你们这些个小畜生，我们老梁都能当你们爷爷了，你们这么打他？你们有种冲我来！”梁书记挣扎着说：“你下去，这没你的事，下去。”

谢向东大怒：“妈的！还反了天了，本来想让你上来痛斥梁生智的罪行，和他划清界线的，你还敢骂革命小将？打！往死里打！”

数十个小将一拥而上，也不坐飞机了，就围着梁书记老两口一阵乱踢，踢得台上尘土飞扬，梁书记老两口在台上来回翻滚，惨叫声直透云霄。大概踢了有十分钟，梁书记老两口终于躺在台上不动了，谢向东这才满意了，说：“行了，把这俩反革命拖下去。批斗大会继续进行。”

梁书记老两口被拖了下去后，接下来的批斗会进行得相当顺利，“反革命们”十分配合，让坐飞机就坐飞机，让交代问题就交代问题，有的连小时候偷看小姑娘上厕所都交代出来了，家属们也个个义愤填膺，上台声泪俱下地控诉着这些睡在她们身边的反革命豺狼。

这一下省了革命小将不少事。个个听得眉开眼笑，很为自己的革命成果感到满意。